

弟相見悲感佛人既而戒樊曰先公正直為漢忠臣而今朝廷傾亂梁冀肆虐令吾祖宗血食將絕今弟幸而得濟豈非天邪宜杜絕眾人勿妄往來慎無一言加於梁氏唯引咎而已變謹從其誨

錄曰愚觀李文姬之智與蔡文姬之慧可同日語哉哲以自固曰智聰以悅人曰慧二姬之頓異人已之攸分也雖然固之質禍不為不深姬之慮禍不為不切卒奈何父既不肯立帝子復不肯立王何物不懲乃至於此若愛者豈惟世載弦直可謂載錫之光者乎

弘道錄卷之四十四

弘道錄卷之四十五

信

路六

君臣之信

路史堯在位七十載民不作武鳴鴉逃於絕域麒麟遊於藪澤則能信於人也

錄曰所以謂體信達順蓋順者天之所助信者人之所助也堯之為君以言天之所助則二儀效順羣生遂育氣無不和四靈畢至以言人之所助則聰明睿智足以有臨寬裕溫柔足以有容是故以天地為本故物可舉以陰陽為端故情可緒以四時為柄故勞可勸以日星為紀故事可列而功有藝鬼神以為徒故事可守而行有考人情以為由是以民不作武鳴四靈以為畜是以鳴鴉逃於野而麒麟在郊也中庸曰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此上古聖神所以配天饗帝為三才之主而萬世人君者所當取法也中庸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

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所之則不厭詩云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錄曰以三重言者舜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如五器所以議禮也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所以制度也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所以考文也以仲尼祖述堯舜故有是懼而有德無位又以六事之言垂之萬世雖不能取信於一時而實有譽於天下至今動而萬世為道言而萬世為法行而萬世為則又不但一世而已厥後若綿蕞之禮希闕之制武墨之字新經之文其與六事不相干攝一時雖能愚人耳目聳人心志實未能舉於天下故不旋踵併與俱亡然則六事之言果可信乎不可信乎

苟有制作之權則不得不任其責矣
論語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
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
長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錄曰此論超出今古蓋兵與食古今論者
多矣孰云敢去之乎至夫子與子貢真窮
到底其為是言也豈無微而不信哉觀於
秦隋之世蓋可驗矣秦自商鞅以來滅棄
信義專務富強始皇更為不拔之基安所
不得已而去哉然而匹夫一呼有死而已
何能立也隋承大朝之後自誇強盛過於
前代又安所不得已哉其貯洛口食聽民
自取可謂足食亦徒然也直至三章約法
民始獲其更生獄囚乘歸民始不知死
信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雖然兵與食所共
賴之生與死所共知也信則不相賴不相
知故他日嚙緊又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
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嗚
呼知夫人之不可以行則民之不可以立

者在是矣
外記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罪
人不順道君王何為痛之禹曰堯舜之民皆
以堯舜之心為心寡人為君百姓各自以
而為心是以泣之

錄曰此可見民無信不立也夫堯舜之民
皆以堯舜之心為心者上下一千信也寡
人為君百姓各自以其心為心者不信民
弗從也雖曰朝覲訟獄謳歌不歸舜之干
而歸禹較之黎民於變四吉風動則有間
矣此三代以後之主不可不推人置之
腹之中也
孟子曰湯一征自葛載天下信之東面而征
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民望
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
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
錄曰夫湯之於禹又有間矣其曰天與人
歸要其終而言也苟征伐之始無以其信
于民將何自解於天下後世乎書稱克實
克仁彰信非民孟子之言張本於此其視

戰國之君行所不義殺所不辜無以取信
於天下而徒棘一時之欲者可同日語哉
太甲曰惟尹躬先見於西邑夏自周有終相
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
戒哉

錄曰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釋之者曰
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為心而無一毫之私
者也愚以為尹之始放太甲而人信其無
一毫之私者自茲言始也夫為相而竊主
之權以擁蔽其君者豈特秦之斯高為然
哉伊與泥之事可鑒矣是時太甲以尹任
天下之重自謂縱欲未必遽亡伊尹乃以
相亦罔終之言戒之所以深拆其私而破
其所恃設使莽操炎懿之徒處之將何如
哉乃知聖賢之心真能建天地質鬼神百
世以俟聖人洞然昭著而無疑也豈不為
可信哉
又曰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
功邦其永孚於休
錄曰此伊尹反政太甲而人信其無一毫

之私者也夫作聰明 亂舊章以寵利居成
功豈特孝公商鞅之徒為然哉矯誣上天
與簡賢附勢禁之事可證也矧伊尹以阿
衡之重而擅反正之間苟有一毫寵利之
心則將何所不至哉而不知其賢賢自得
路六
之心與向之耕於野者何異也功甫成而
身即退上無負於先王次無負於太甲而
下亦無負於百姓是以青天白日昭其忠
正天地鬼神攝其光明古今天下服其忠
次夫以蔡澤之徒尚知四時之序何獨他
人為不然耶若商鞅不免於車裂五王不
免於竄殛若此者尚多也豈非伊尹之罪
人歟
說命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
臣咸諫於王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於四
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帝登
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似形旁求於
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
錄曰高宗何以有是夢乎至誠之心與天
合一而其精神之所感念慮之所孚有真

知其所以然而然者矣抑何以有是象乎
實理之藉無乎不形而其朕兆之所發危
肖之所由亦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矣其
道在於無思無為寂然不動苟有一毫之
機枯微示於外片言之先入纔動於中則
人得以窺其靈而投之矣秦孝公志在變
法更令而商鞅得以售其術宋神宗志在
稽古有為而王安石得以濟其奸二君之
任相自以為賢於夢卜而不知投之者神
矣然後知恭默思道之心真與天地參而
鬼神通不然若鄧通之於文帝王梁之於
光武而能取信於後世者幾希矣
周書金縢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
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
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
路六
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
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
公勤勞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
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親逆我國家禮亦
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

邦人凡大木斯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大熟
錄曰張子有言志與氣天與人有交勝之
理聖人在上而流言起氣一之動志也天
心感應而雷風作志一之動氣也可以見
三代盛時君臣胥釋其乎心實意達於上
下譬則陰陽動靜互為其根未達者一聞
耳後世陰盛陽微天地不交上下睽離若
漢之靈帝因黃巾之亂而赦黨人宋之徽
宗以慧星之變而釋碑禁無亦後矣所謂
驟趨而動其心者又何惑乎視天而夢黨
秋
春秋魯隱公元年春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
釐
錄曰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釋
之者曰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
而不失信於我夫寧死而不失信於民則
人何待要質於我哉民寧死而不失信於
我則我何待要質於人哉古之為邦者如
此世衰道降君不信其臣臣營鄰國乎父
不信其子矣營他人乎於是要質會盟之

事紛然見矣夫子作春秋以信為人君之大寶故首書盟蔑將謂後之君臣執此之固堅如金石守此之確貞如四時於以嚴彼此之心齊上下之志全始終之道杜反覆之端其垂世立教之意至深切矣然則

魯之隱公果能篤於信乎夫利害動於中則公私判於外偽心存於始則背意見於終隱方假讓以為義故飾許以為信觀其首為于蔑之盟而後有伐邾之舉則其情可見矣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其此之謂歟

左傳鄭武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於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為質於鄭鄭公子忽為質於周王崩周人將昇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

之禾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怒而行委之以禮雖無有實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蕪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汗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况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

焉用質風有采繁采蘋雅有行葦泂泂昭忠信也

錄曰夫采繁采蘋行葦泂泂皆周詩也及其末也子不信其父而小弁作焉婦不信其夫而白華作焉彼幽王宜白者肌體骨

肉之親也而彼廢此弑安在其王子狐鄭子忽哉此所以紛紛交質而又翻覆交惡左氏之言亦以嘆傾否之異也

孟子曰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或書而不歃血一明天子之禁初命曰誅不

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若慈勿無忘實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過羅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於好

錄曰以後命勞齊桓者宰孔也以先歸遇晉侯者亦幸孔也始也畏天子之威終也明天子之禁何乃以為可無會也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為恭儉恭儉豈可以聲者

突貌為弑孔以王朝之臣雖不如仲之得政亦嘗究桓之用心是故實怒以姬比之南賁楚實伐山戎而乃北圖燕矧茲會也大足以厭人之耳目快人之心志而不知孔之視之如見其肺肝也是以古之聖人

惟務脩德慎獨雖三分天下有其二而尚以服事殷嗚呼周之至德尚何有於人之後言也夫

莊十三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公羊傳曰何以不日易也其易奈何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其不日何以始乎此莊公將會平桓曹子進曰君之意何如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莊公曰諾於是會乎桓莊公升壇曹子手劍而從之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曹子曰

城壞壓境君不圖與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管子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已盟曹子標劍而去之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信而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

錄曰此魯臣之微者。霸主屈身殉之信。歟。曰非也。管仲曰。知與之為取政之寶也。夫自長勺之戰。曹劌鄙肉食之謀。齊幾不振。及夫北杏之會。桓公及四國之微。魯未可。平管仲之見。朱之伸也。夫魯宗國也。齊賦

其君決其夫人柯之會。莊公以為生不如死。其羞惡之盟。歟。假魯以是討齊。雖醜。願於諸侯之上。將何以服天下之心哉。甚矣。劇謀之鄙也。手劍者匹夫之勇也。汶陽者。蹴爾之食也。舉國由其術中。君臣莫知大

計。捐區區之小利。竊赫赫之顯名。故曰。知與之為取政之寶也。豈非管子之術乎。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

多退一舍而原降

錄曰。文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職分之所當為。晉安得取王之四邑哉。周之地不大於曹。滕民不多於邾。莒有人心者。不若是。忍何忍。更分其所有。我原無背叛之罪。其

守者為王守也。上失其道而迫之。叛王以從。覆我乎。原伯黜使為文公者。正王畿之則。反諸侯之侵。如是伐而示之信。貫日月矣。不原人情而恣霸術。所謂巧於用。禍非明於約信也。

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宮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墜其師。無克祚國。及其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

錄曰。蔡丘之會。諸侯求牲。載書而不歃血。者。桓之威信。服人不待其詞之畢也。踐土之盟。鄭衛交訟。而不已者。文之貪得無厭。不顧其王之削也。然則口血未乾之時。人各以其心為心矣。安在其同。與王室乎。又安在其施及玄孫乎。合而觀之。可以見一

霸不如一霸矣

晉悼公四年。魏絳為司馬。無終子使其臣孟樂。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公曰。夷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德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

楚伐陳。必不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我失華。無乃不可乎。公曰。然則莫如和。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存。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一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懷威。三

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動。四也。鑿於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途。安五也。公其圖之。公說使絳盟諸戎。

錄曰。愚觀春秋之世。魏絳以五利和諸戎。狄何獨斯時之不然耶。夫晉今山西之地。也。其國即承宣之司也。當時號曰莫強於今一方之藩輔耳。絳雖締曰善謀。於今一介之陪臣耳。然而邊鄙之患大矣。其貪非無終之倫。禍非棄陳之比。得失非獲戎棄華之儔也。歲歲而擾之。將何時而可已在。而驅之將何地而獲終其利與害。又何

可指而數哉。故貴貨易土。夷狄同情。稽人成功。邊鄙共賴。豈特絳言為然乎。與其糜不賞之費。以養徒守之兵。曷若循先代之故。而效和戎之績。我羊犬之羣。必有所主。

為今之計何不遣一介通事之臣於三盧
統會之地約之以信懷之以恩暖之以利
我仍舊邊以為界使彼遠去以隨俗每羊
於某月日某邊交會至期嚴其守備謹其
斥暎示之以威不使有輕視中國之意其

他月日不許輒近邊塞潛伏河套令被酋
豪伸其蹄令使一帶沿邊之民俱得休息
候我兵威全盛食足信乎徐議遠征若
成祖之宣威沙漠可也大漢之勒功燕然亦
可也豈非至要之策乎失此不務而乃因

循卒歲度日為功至於或輟兵或守備漫
無足憑此乃不終日之計豈帝王不戰而
屈人之兵乎腐朽餘年無由獻納故因魏
絳之請錄此以著意云

趙孟惠楚表甲以告叔向叔向日何害也匹
夫一為不信猶不可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
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
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
及號之會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
志於晉今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

戒懼又如宋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諸晉而
駕馭况不信之尤者乎文子曰武受賜矣諸
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
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
非所害也我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

夫是穰是麥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
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
不為則信也

錄曰東萊呂氏稱趙文子談笑而當表甲
之變豈真知文子哉而不知信以為之主
夫是而莫之懼也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
吾浩然之氣子木之好利求逞死亡將至
不寧同列知之武亦知之熟矣故曰置幣
其死又曰食言者不病武雖退然如不勝
衣吶然如不出口然而再兵息民與楚氛

甚惡何遠也得志棄信與犯而不較何先
也武之內志定而建之志未定晉之信可
憑而楚之駕難憑曾是而能動其心哉惜
乎猶有未純又欲因宋以守病而致死以
信楚此所以雖獲一時之令名而乏千古

之道義同歸於餒而已終不免於血氣之
病也
晉荀吳帥師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
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為
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日好惡不愆民知所適

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
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
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
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遂姦所喪滋多使
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

降使其民見猶有食色姑脩而城軍吏曰雅
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夫
以事君也獲一城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
賈急不如完舊率義不爽城可獲而民知義
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
力盡克鼓而反不戮一人

錄曰春秋無義戰圍鼓之役其義戰歟義
人者人恒義之信人者人恒信之偽會齊
師信於何有假道鮮虞義亦何居滅肥甚
矣其可再耶逢君之惡而乃責人之叛喜

人善言而乃自甘夷狄君子所不取也

史記孫武子以兵法見於吳王王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勒兵小試乎對曰可於是出宮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為二隊以王之寵姬三人各為隊長皆令持戟令

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

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

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為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為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孫子使使報王曰兵皆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

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

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為將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

錄曰武之此舉愈於商君吳起蓋令可行民不可劫姬可斬妻不可殺也武之十三篇首曰智信仁勇嚴王已蓋觀之矣蓋不曰君令而臣共乎徒好其言而不能用其實是不智也以憑寵廢軍令是無勇也試以婦人等於兒戲是不嚴也信為君人之

大寶小試且然况大事乎此而徇人不可以為信也或曰禮不齒君之路馬龍雖非路馬比也而違令擅殺豈仁者之心乎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武非惡夫笑而慢法特惡夫醉而強酒者也卒能破楚入郢

威齊服晉顯名諸侯然則雖非貴德其能尊士也乎

弘道錄卷之四十六 路七

智

朋友之智

論語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

二子曰弗如也吾與汝弗如也

錄曰聖人之門大抵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蓋方人未足為病而以我不欲人之加諸我自任以博施于民而能濟眾為仁其與顏子相去不啻天淵若其英銳之資未必

真以能近取譬非爾所及之言為信故以與回孰愈啓之而賜也誠能反躬自諸從事於仰鑽瞻忽欲罷不能之間顏何人哉希之則是願以其資稟所造就而言夫苟造就而已矣孔門之回奚待智者而後知

哉故天子再言弗如也若終於賜而已矣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錄曰此聞一知十之本也夫有所弗擇擇則無過弗及矣有所弗得得則弗膺弗失